

线装经典

白话资治通鉴

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若能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必有掀起循而不至失坠。

清·曾国藩

司马光等◎著

《线装经典》编委会◎编



线装经典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线一装一经一典



白话资治通鉴

司马光等◎著

《线装经典》编委会◎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话资治通鉴 / (北宋)司马光等著;《线装经典》
编委会编.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0.1
(线装经典)

ISBN 978-7-5415-4124-7

I. ①白… II. ①司… ②线… III. ①中国-古代史-
编年体②资治通鉴-译文 IV. ①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5811号



《线装经典》编委会 编

白话资治通鉴

全案策划:  唐码书业 (北京)有限公司
WWW.TANGMARK.COM

著 者: 司马光 等 著

出 版 人: 李安泰

责任编辑: 刘存沛

封面设计: 刘 畅

排版制作: 王江妹 闫晓玉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站: <http://www.yneph.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威远印刷厂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525千字

印 张: 24

书 号: ISBN 978-7-5415-4124-7

定 价: 24.90元

版权声明

本书著作权、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书中文字、封面及版式设计等任何部分,版权均归唐码书业(北京)有限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影印、缩拍、扫描或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前言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编年体通史，由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等历时19年编辑而成，成书后即被奉为皇太子“第一必读治国教材”，随后成为历代人臣竞相抄录以经世致用的权威读本。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现属山西）人。他出身官宦世家，从小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对历史怀有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他七岁时，便能背诵《左传》，把二百多年的历史脉络叙述得明明白白。宋仁宗宝元初年（公元1038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此后，他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历任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上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职。

司马光生活的北宋时代，国家在经历了中唐以来的长期战乱后，实现了稳定和统一，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艺术逐渐繁荣。但同时，国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官僚机构庞大，军队战斗力不强，边疆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上至居庙堂之高的帝王将相，下至处江湖之远的仁人志士，无不在思考，无不在为国家寻找新的出路。他们有人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以“柔道”治天下；有人则认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主张厉行改革。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司马光等历史学家，希望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中寻找答案。

他因感慨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故选取重要的历史事实按年代顺序编写，写成八卷。后来，宋英宗下令设立编书局继续编写，于是司马光在刘恕、刘攽和范祖禹的协助下，查证考据，精练语言，修改润色，最终完成定稿。书成后，宋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吸收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为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借鉴。

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

(公元959年)，共跨越1362年的历史，分294卷，共300多万字，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编写体例上以年月为经，史实为纬，依年代顺序通贯叙述史实，用追叙和终言总结的手法说明史实的前因后果，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编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人物。

整部书体大思精，网罗繁复，除依据十七史外，还参读了野史、文集、谱牒、家传、行状、小说等各种史料320余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则加以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这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较为系统且完备的资料。书中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全书文字简明扼要，生动流畅，朴质精练，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家之绝品。

《资治通鉴》成书后便被奉为金科玉律、无上宝典，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乃至普通百姓都竞相披阅，点评批注者更是不胜枚举。今天，它依然对人们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是经商管理、为官从政者的案头必备之典籍。

目 录

战国争雄

三国分晋	一〇
桂陵之战	二一
六国合纵	二二
白马非马	二四
负荆请罪	二五
田单封君	二六

天下一统

将渠议和	三〇
高士仲连	三一
缩高之死	三二
韩非使秦	三四
荆轲刺秦	三五
初并天下	三七
嬴政之死	三九
斩蛇起义	四二
赵高弑主	四三

楚汉相争

约法三章	四六
项庄舞剑	四七
西楚霸王	五一
韩信拜将	五四

平定三秦	五六
半壁江山	五八
垓下悲歌	六五
兔死狗烹	六八
白登之围	七三

大汉天下

萧规曹随	七六
吕后乱政	七七
南越谢罪	七八
廷尉判刑	七九
缙萦救父	八〇
持节云中	八一
细柳屯兵	八三
文帝之治	八四
七国之乱	八五
武帝崇仙	九三
李广之死	九四
河西四郡	九六
出兵朝鲜	九七
武帝雄才	九九
燕王谋叛	一〇二
良吏黄霸	一〇三
宣帝中兴	一〇六
四海臣服	一〇八

成帝好色	一〇九
飞燕身轻	一一〇
王莽篡权	一一四
改革币制	一二四
光武中兴	一二五
马援诫侄	一四〇
外戚干政	一四一
班超归汉	一四二
祝良平叛	一四三
母仪天下	一四五
党锢之乱	一四六
卖官鬻爵	一五二
张角起义	一五四
汉室气衰	一五五
董卓废帝	一五八

三国鼎立

四方伐卓	一六〇
官渡之战	一六一
卧龙出世	一七二
赤壁鏖战	一七四
刘备入蜀	一七八
煮豆燃萁	一七九
汉中称王	一八一
水淹庞德	一八三
吴下阿蒙	一八四
败走麦城	一八六
孙权降曹	一八九
平定南中	一九〇
六出祁山	一九一

智星陨落	一九五
平定辽东	一九六
假痴不癫	一九九
假刀杀帝	二〇〇
后主降魏	二〇二
吴主荒淫	二〇四
三国归晋	二〇五

南北对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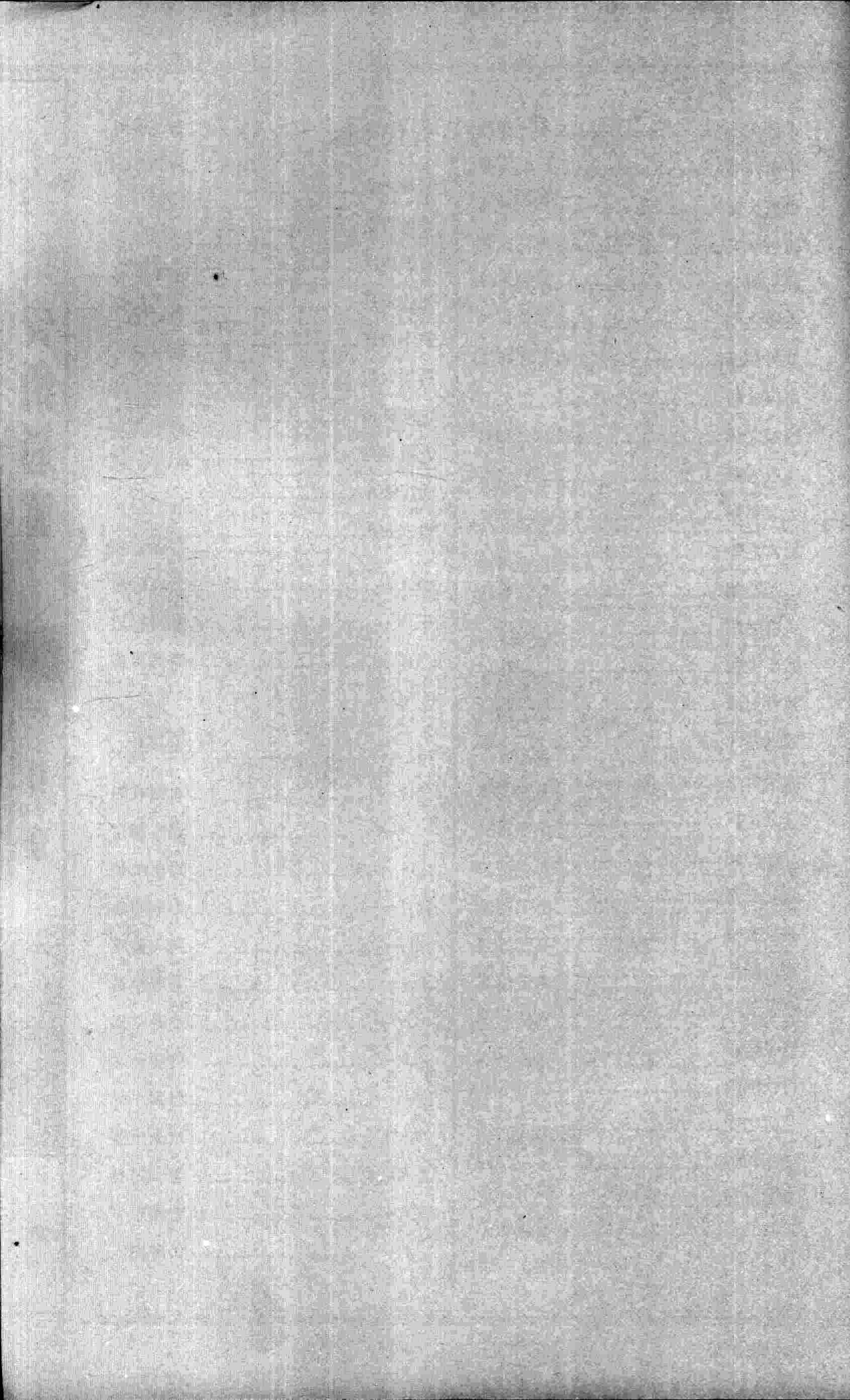
刘曜称帝	二一二
王敦谋篡	二一四
桓温清谈	二一五
淝水之战	二一六
魏主纳谏	二二〇
尊道毁佛	二二一
范缜无佛	二二二
王俭风流	二二三
孝文改革	二二四
迁都洛阳	二二六
玉壁之战	二二七
高澄欺君	二二九
侯景之乱	二三一
高祖伐齐	二三三
淫逸误国	二三五
一统归隋	二三八

隋唐盛世

杨广夺宠	二四六
炀帝奢靡	二四八

五代十国

- | | | | |
|------------|-----|------------|-----|
| 东征高丽 | 二五〇 | 梁晋之争 | 三三六 |
| 牛角挂书 | 二五六 | 后唐当立 | 三三七 |
| 攻克长安 | 二五八 | 石郎造反 | 三四六 |
| 苟且偷安 | 二五九 | 死战契丹 | 三五七 |
| 深宫暗斗 | 二六一 | 朝中内讧 | 三六一 |
| 玄武之变 | 二六三 | 后周太祖 | 三六八 |
| 从善如流 | 二七〇 | 王峻狂躁 | 三七三 |
| 房谋杜断 | 二七二 | 北抗契丹 | 三七四 |
| 内助之贤 | 二七三 | 南征淮水 | 三七六 |
| 文成人蕃 | 二七六 | 世宗归天 | 三八一 |
| 太宗驾崩 | 二七七 | | |
| 后宫之争 | 二七八 | | |
| 二圣临朝 | 二七九 | | |
| 凤鸣朝阳 | 二八〇 | | |
| 武氏专权 | 二八一 | | |
| 整顿吏治 | 二八二 | | |
| 国老荐才 | 二八四 | | |
| 太平公主 | 二八五 | | |
| 玄宗掌权 | 二八六 | | |
| 二相治国 | 二八九 | | |
| 贵妃受宠 | 二九〇 | | |
| 玄宗塞听 | 二九二 | | |
| 禄山叛乱 | 二九四 | | |
| 颜公忠节 | 三一— | | |
| 刘晏理财 | 三一二 | | |
| 讨伐淮西 | 三一五 | | |
| 甘露之变 | 三二一 | | |
| 黄巢兵败 | 三二四 | | |
| 举国混战 | 三二五 | | |



战国争雄

卷一—卷五

三国分晋

【原文】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译文】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姬午正式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司马光说：我知道天子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何为礼教？就是法纪。何为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何为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敢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根和树干支配枝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枝叶遮护树根和树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绎《易经》，以乾、坤为首。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阴阳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臣间的关系就像天地一样不能互换。《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王室权力微弱，在书中排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是非常恳切的。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昏君，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间只能是臣子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

代替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不能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原文】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译文】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只有名位和器物绝不能授予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会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适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这些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有远虑，所以能谨慎对待小的变故并及时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竭尽全力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级的名分。

【原文】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

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译文】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随葬礼制，周襄王没有准许，说：“随葬是为了彰显王者异于诸侯。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您所反对的。不然，叔父您有地，愿意随葬，又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其上，为什么？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份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住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义征讨他们。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讨伐他们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正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礼教啊！呜呼！君臣之间的礼仪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互相争雄，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以及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

【原文】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诫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螭、蚁、蜂、蚕，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译文】

起初，晋国国卿智宣子想确定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他不如智宵。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只有一项短处。美发高大是长处，精于射箭驾车是长处，技艺精通是长处，能写善辩是长处，坚毅果敢是长处，然而却很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凌驾别人而做不仁义的恶事，谁能与他和睦相处？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氏宗族一定灭亡。”智宣子置之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氏家族，另立为辅氏。

晋国的另一个上卿赵简子有两个儿子，大的叫伯鲁，小的叫无恤。赵简子想确定继承人，不知立哪个好。于是把他的日常训诫言词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嘱咐说：“好好记住！”过了三年，赵简子问起两个儿子。伯鲁说不出竹简上的话；再问他的竹简，已丢失了。又问无恤，竟然背诵竹简训词很熟练；追问竹简，他便从袖子中取出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十分贤能，便立他为继承人。

赵简子派尹铎去治理其属邑晋阳（今山西太原），尹铎临行前请示：“您是让我去搜刮财富呢，还是作为未来的保障？”赵简子说：“作为保障。”尹铎便少算居民户数，减轻赋税。赵简子又对儿子赵无恤说：“一旦晋国动乱，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以那里作为归宿。”等到智宣子去世，智襄子智瑶执掌晋国之政，与晋国另两位上卿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瑶戏弄了韩康子，又侮辱其家臣段规。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后，劝道：“主公您不提防灾祸，灾祸就要来了！”智瑶说：“他们的生死都取决于我。我不降灾，谁敢兴风作浪！”智国又说：“这话不妥。《夏书》说：‘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贤德的人能谨慎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得罪了人家的君和臣，又不戒备，说‘不敢兴风作浪’，恐怕不

行吧！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国君、国相呢！”智瑶毫不在意。

【原文】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悞，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鄲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译文】

智瑶又向韩康子索要领地，韩康子想不给他。段规进言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一定兴兵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得到土地更加狂妄，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人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城邑，智瑶大喜。果然他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的要求，魏桓子想不给。宰相任章问：“为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恐惧；我们给智瑶土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恐惧而互相团结。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想要败坏他，姑且先帮他的忙；想要占有他，姑且先给他点儿甜头。’主人不如给他，来造成智伯的骄傲，然后才可选择交情深厚的人士，共同设法对付智伯。我们又何必单独作为智伯攻击的对象呢！”桓子说：“好极了。”也就给了智瑶一处有万家人口的城邑。

智伯又向赵襄子索求蔡与皋狼两处土地，赵襄子不给。智伯大怒，于是统帅韩、魏两家的军队攻打赵氏。襄子准备出外避难，说：“我逃到哪里好呢？”随从的官员建议说：“长子县较近，且城郭坚固完好。”襄子说：“人民精疲力竭地去修固城郭，又要拼死命防守，有谁能与我同心合力呢！”随从的官员说：“邯鄲仓储存粮充裕，适合前往。”襄子说：“所谓存粮充裕，无非由搜刮的民脂民膏而来，现在又让居民作战送死，有谁能与我同心协力呢！看来只有到晋阳去了，晋阳是先主的属地，尹铎宽厚爱民，人民必定团结和睦。”于是决定逃往晋阳。

【原文】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请使于齐。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译文】

三家军队包围了晋阳，并引水灌城，城墙淹到只剩六尺高。锅灶沉没水里，都生出了长脚蛤蟆，而人民毫无背叛的意思。智伯巡视水攻情形，当时魏桓子驾车居中，韩康子持矛居右。智伯对他们说：“我如今方知水可以灭亡他人的国家啊！”魏桓子用肘碰碰韩康子，韩康子轻踏魏桓子的脚，暗示他也可以利用汾河的水来灌安邑，绛河的水来灌平阳。絺疵对智伯说：“韩、魏二家一定要叛变。”智伯说：“你怎么知道？”絺疵说：“根据发生的事情可以推知。我们统率韩、魏的兵来攻打赵氏，赵氏亡，灾祸必波及韩、魏。现在约定战胜赵氏后，三家平分他们的土地，如今城墙被水淹没的还剩六尺，城中积粮用尽，拿人肉马肉维持生活，他们两人不但毫无喜悦的表情，而且面带忧戚的样子，这不是要反叛是什么呢？”第二天，智伯把絺疵的话转告他们两位，他们解释道：“这个人专门讲别人的坏话，实在他才真是想替赵氏游说，使主人疑惑我们两家不忠，然后让你松懈攻打赵氏的斗志。要不然，我们哪里不愿意赶快平分赵氏的田产，反而去做些危险甚而毫无成功希望的事呢！”两人辞出后，絺疵进来说：“主人为什么把臣子的话告诉他们两个呢？”智伯说：“你怎么知道的？”絺疵回答说：“臣刚才看他们对我仔细端详，且步伐匆促，就知道他们的心情了！”智伯不听劝告。絺疵为了避祸，请求出使齐国。

赵襄子派张孟谈暗中出城晋见韩康子、魏桓子二人，说：“臣听说唇亡则齿寒。现在智伯率领韩、魏的军队进攻赵氏，赵亡以后，韩、魏就是下一个目标了。”他们两人说：“我们心里早就知道这种情况，只是怕事情未成而计划泄露，那么杀身大祸

便立即来到了。”张孟谈说：“计谋出于两家主人的口，入于为臣的耳，有什么害怕的呢！”两人乃暗中和张孟谈约定，并商量好起事的日期后，才把他送走。到了约定的日期，赵襄子乘夜派人杀死守堤的官员，决开河水倒灌智伯的军队。智伯的军队因救水淹乱成一团，韩、魏两家分别从两翼夹攻，赵襄子率领士卒作正面攻击，大败智伯的军队。他们杀掉智伯，完全灭绝了智氏的家族人等，惟有辅果得以幸免。

【原文】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译文】

臣司马光曰：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棠地方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